

诗书人生

shishurensheng

许渊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诗书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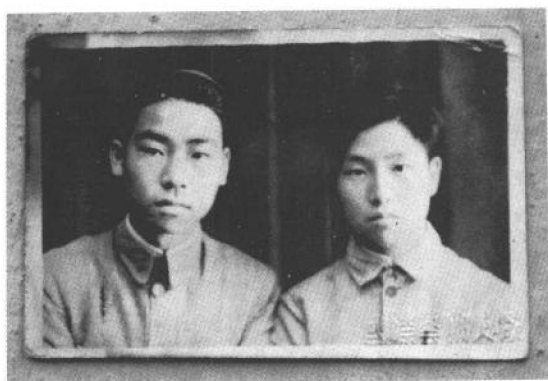
shishurensheng



许渊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39 年与刘匡南在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合影



1941 年联大外文系三
年级时摄于昆明，用于毕
业文凭



1949 年中国留法
同学摄于巴黎大学
(右起第三人为许渊冲)



1935 年罗曼·罗兰及夫人摄于瑞士，赠与罗兰小说译者许渊冲

FONDS ROMAIN ROLLAND

ASSOCIATION

DES

AMIS DU FONDS ROMAIN ROLLAND

BIBLIOTHÈQUE SAINTE-GENÈVÈVE

16, PLACE VALENTIN-PARLISCH

CHAMBELEN, SUISSE 11 - 1200 11

Téléphone: 020 40 11 - 1200 11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1935 年 12 月 14 日

Paris le 29 juin 1937

Monsieur et Madame,
 Je suis ravi de voir votre lettre par votre ami
 et de la lire. Elle est si intéressante, qu'elle me fait
 penser à votre lettre du 10 juin. — Et je suis
 si heureux de recevoir ce rapport sur
 vous en particulier et sur la Chine en
 général. Vous savez que j'ai été à
 Pékin et toujours beaucoup intéressé — et
 je suis si heureux de voir que vous
 aussi — je voudrais bien retrouver les
 pages de vos lettres; sans doute, sans
 alors composer au sein du Comité Romain
 Rolland et la Chine — je vous
 envoie par l'entremise de M. Hsueh-hung
 quelques livres — dont un "L'hom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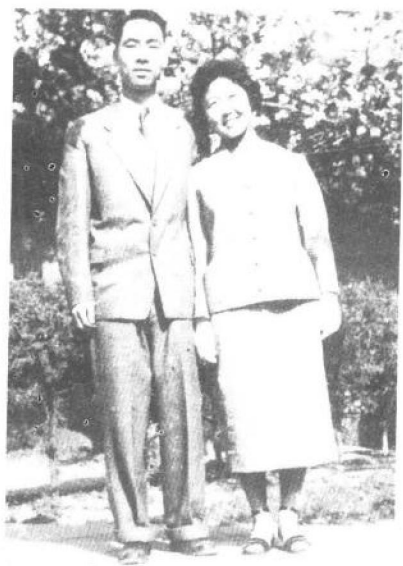
Vous en avez déjà sorti 23 et savez
 encore de matériaux pour une cin-
 quantaine!

Envoyer aussi un petit mot, s'il
 vous plaî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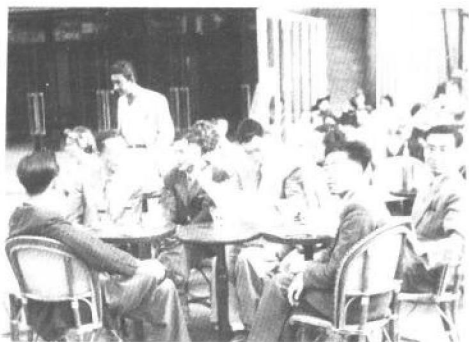
Avec tous mes meilleurs vœux
 et de tout cœur

Romain Rolland

此为罗曼·罗兰的信



1959年四月与夫人摄
于北京清华同学会



1949年摄于巴黎香谢丽舍
大道露天咖啡点，围桌而坐，左
起：卢浚、梅校长、林宗基、许
渊冲、何申、田方增、吴其昱



1949年联大留法校友与清华
大学梅校长合影于巴黎协和广场



1987 年在北京饭店会晤
萧乾（左）与王岷源（中）

1991 年与夫人照君在北京
大学家中招待美国加州大
学教授韦斯特夫妇



1992 年在北京联大校友
会上与朱光亚（左二，当时
是中国科协主席）合影



1993 年在北京军事学院讲学时摄

1996 年与夫人宴请吴冠中夫妇（左一二）时合影于北京全聚德烤鸭店



与杨振宁夫妇（左一，右一）共进早餐

1997 年 5 月与杨振宁（左）久别重逢，合影于清华大学





1997年8月杨振宁（左）来北京大学讲<美与物理学>，陈佳洱校长（中）设晚宴招待

1999年11月在北京美术馆与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右）合影





2000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講“詩詞全球化與文化交流”

2001年4月在北京友誼賓館許譯“唐詩”座談會上發言





2001年10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中西文化交流研讨会

200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西文化交流研讨会，作者在北京达园宾馆晚宴上致词



与参加研讨会的约翰逊教授交谈

目 录

序曲·····	1
杨振宁和我·····	6
与振宁久别重逢·····	13
叶公超和赵萝蕤·····	20
科学与艺术·····	27
闻一多和陈梦家·····	34
吴宓和浦江清·····	41
作者与编者·····	48
一代人的爱情·····	53
沈从文和汪曾祺·····	60
朱自清和鲁迅·····	68
朱自清和胡适·····	76
闻一多讲唐诗·····	84
萧乾和卞之琳·····	94
钱钟书先生和我·····	103
童年时代的雪泥鸿爪·····	132
中学时代的浮光掠影·····	148

中学毕业之前·····	163
中学毕业之后·····	174
联大与北大·····	181
联大与清华·····	193
清华外文系的传统·····	201
往事如烟忆图书馆·····	209
文理大师顾毓琇·····	216
胡适《四十自述》读后·····	224
胡适和冯友兰·····	231
哈佛大学留学生·····	241
西南联大的师生·····	254
西南联大的师生(续)·····	266
好德与好色·····	274
香山忆旧·····	285
海滨寄情·····	296
照君和明怀·····	313
四清中的诗情·····	324
昆明寻梦·····	336
文学翻译六十年·····	349
逝水余波·····	399
宁港渝汉行·····	410

附录:

破译《大地之歌》(一)·····	424
新旧世纪交谈录(二)·····	435
翻译与文化(三)·····	451

序 曲

重现的时光远比当初的一切有意味。只有认真生活过的人，才有值得回忆的一生。回忆是另一种生活。没有值得回忆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而美好的，哪怕是痛苦的回忆，则保证了一个人照样活上两辈子。如果回忆变成了一部书，那就是永恒的回忆。

——普鲁斯特

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忆的第一件事，大约是我出生时震天动地的哭声。那时，恰巧父亲有一个会算命的朋友到家里来，根据生辰八字给我算了一个命，就对父亲说：“这个孩子命大。”我怎么命大呢？三岁学认字，五岁考上南昌市最好的小学，六岁因为会写“侶”字，得到过“好学生”的称号；七岁开始看小说，会画许褚战马超；八岁学英语；九岁成绩下降，因为和老师争辩说“贺”字没有写错而挨了两个耳光，哭得比出生时还更厉害；十岁成绩

回升,演说得了全校第二;不到十一岁就在小学毕业,成绩是甲等第五名。毕业后考取了江西省最难考的第二中学。老师常说:“名称永居第二位,成绩须达最高峰。”这句话成了我一生的缩影:永远追随着第一名,追随着第一流的作家,自己只是以译为作,把第一流的创作,转化为第一流的译文;或者把值得回忆的人生,转化为值得回味的文字。

我小学时羡慕过的第一名是神童熊传诏。他比我高一年级,作文中有一句“行人如织”,得到全校大会表扬。升中学后,国文老师看见他在教室外面玩耍,问他书背熟了没有;他没有背,却说是背熟了;然后临时抱佛脚读了两遍,背书时居然一字不错。他能诗善画,画了一张水边楼台,几只帆船,水中还有楼台倒影,说这是“颠倒画”;他还在画上题了四句诗:“岸柳含烟晓,残月落天高;宦游悲远梦,帆归待涨潮。”这倒过来念是:“晓烟含柳岸,高天落月残;梦远悲游宦,潮涨待归帆。”是一首回文诗,可见他的才思工巧。我的小学,中学同班涂荊生说他:“翩翩少年,仪容俊伟,磊落潇洒,是我们低班小子的楷模偶像。”他在中学毕业之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因为家境困难没有升学,只在中学教书。一九五七年他不知怎么给打成了右派,从此潦倒一生。涂荊生说:“以他的聪明才智,博闻强记,本可能成为陈寅恪型的大学者,但因遭遇时艰,以致落拓坎坷,不能不为他的才智叹息,也为时代叹息!”比起熊传诏来,我真可以算是命大的了。

我考取第二中学后,在初一时,羡慕过熊传诏的同班,跑百米、二百米的第一名涂曰谦。记得四百米决赛时,一马当先的是高人一头的程应缪,涂曰谦只跑第二,使我大失所望;不料到最

后五十米时，涂曰谦大力冲刺，居然超过了程应镠，使我又惊又喜，仿佛自己成了“起跑虽居第二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英雄似的。那时我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上涂曰谦一样的有“二中”字样的运动背心和米黄色的方格短裤。但我年纪太小，个子太低，做运动员的梦想很难实现。刚好那时大表姐从美国寄来了奥运会的邮票，票面上有一个体型完美的铁饼运动员，于是我就移情于邮票了。当时一同集邮的涂荊生写了一首咏邮票的诗：

玲珑艳丽小华笺，入眼缤纷别有天。

百代英雄齐入彀，五洲动植竞争妍。

四方戚友传鱼雁，万国风光等闲廛。

史迹新闻留纪念，怡情益智乐陶然。

这样，我就从追求阳刚之美转向柔和之美了。对荊生说来，集邮是怡情益智的好事，所以初中毕业时，他的考试成绩很好，免考升入高中。对我而言，集邮却成了玩物丧志，冥思幻游的乐趣，结果学习成绩平平，需要重考才能升入高中。

到了高一，熊一奇老师讲几何学，问大家相信有鬼没有鬼？他说“零度空间”是“点”，只有位置，没有长度，有如“鬼”的观念。“一度空间”是“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好比从门缝中出入的“鬼”。“二度空间”是“面”，有长度，也有宽度，但是没有高度，犹如“鬼”的影子。“三度空间”是“体”，有长，宽，高，这就是人了。熊老师讲得形象生动，活灵活现；涂荊生听得印象深刻，考试分数全班最高；我却听得神游“九度空间”，结果考不及格，几乎升不了班。高一下学期去西山受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多半被迫参加国民党复兴社；我却因为成绩

平平,反倒免了此难,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了。西山归来之后,蕤生填了一首《如梦令》词:

三月韶光空溜,皮为骄阳炙皱。

操罢倦归来,苦汗侵衣欲透。

胡闹,胡闹!父母惊余黑瘦。

但是他对国民党的反感,后来反被打成“右派”,真是左右不讨好了。

我的学习成绩不如涂蕤生,更不如熊传诏,却比熊晚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那年日本侵略华北,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清华大学和北大、南开一同迁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从沦陷区到大后方来的学生,不但不交学费,还由国家发给贷金,交付每月膳费。就是这样,我的家境虽然不比熊家好多少,却到昆明升入了联大。大学一年级时,我和后来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同班上英文,又在“文化昆仑”钱钟书教授班上听课。我从杨振宁那里学到的,是在同中见异的敏锐目光,从现象出发建立理论的过硬本领,用简明公式表达思想的精确方法。在钱先生那里看到的,是见人之所不能见的慧眼,说人所说不出的妙语,过目不忘,打通古今中外的才智。杨振宁的治学方法虽然可以学到,但他取得的突出成绩,却是难以企及的。钱先生的业绩也许可以跟踪,但他那过人的智慧,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追随钱先生之后,去了英法两国,学了两种语文,本来以为回国之后,可以尽其所能,得其所值,不料那时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可适用于男子,于是有德便成

了无才的保护伞,有才却成了无德的同义词。其实,所谓的德只是唯唯诺诺,上面说一,下面决不说二,不敢说真心话,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已。知识分子经过小会批判、大会斗争,头上棱角早已磨光,尾巴从来不再翘起,这样日积月累,习惯成了自然,只会唯命是听,不说半个不字,甚至连是非对错观念都没有了。这样难得糊涂也好,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等到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又可东山再起。不料有德无才之士,哪里容得下真才实学,就说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谁也不许出人头地。于是武大郎一直坐天下,不许人比他高。当“翻译腔”和分行散文在外文界盛行的时候,钱先生第一个说我以诗译诗,好比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杨振宁更为我的回忆录写了英文序言,说我译诗用韵,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了“诗译英法惟一人”。说是命大,有何不可?